

5岁女癌童

21/5

临终创作手掌画 永远牵着妈妈手

杨浚鑫 报道
yeoch@sph.com.sg
刘庆成 摄影

5岁女癌童临终前与家人创作“手掌画”，坚持把自己和妈妈的掌印相叠，以“永远牵着妈妈的手”。越来越多患癌儿童借助艺术治疗打破语言障碍，通过绘画泥塑等方式释放情绪，解开心结。

37岁的洪玉萍有着跟别人不同的办公室。那里既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，只有满架子的蜡笔、颜料、粘土和玩具。

身为儿童癌症基金会的治疗师，她通过艺术创作，为患癌病童和家长提供心理治疗。

洪玉萍忆述，2007年左右，她义务担任病童玩伴，结识了一名患神经母细胞瘤（neuroblastoma）的4岁女童。

“她从不说自己害

怕癌症，但她每次都会画一只大蜜蜂。她说，自己的目标是长大后，要像蜜蜂一样努力地照顾妈妈。”

朝着目标前进就行

洪玉萍坦言，当时深受启发。“我发觉人原来可以这么简单。你只需要有一个目标，然后锁定目标、朝着目标前进就行了，哪怕是失败也没关系。”

也因此，洪玉萍用了5年时间，分别考获幼儿心理学、艺术，以及艺术治疗文凭，如今专攻视觉艺术治疗。

针对艺术治疗，她解释说：“孩童不像大人，会说‘我很无奈，我很无助’等等。他们的词汇有限，很多情绪无法用言语形容，因此通过绘画等方式来表达。”

一些治疗过程甚至不需要言语。洪玉萍记得，她曾治疗过一名罹



洪玉萍表示，癌症病童无论是治疗时或治疗后，都可能存在担忧和焦虑，艺术创作的过程能协助他们舒缓情绪。

患神经母细胞瘤的5岁女童。女童当时癌症复发，临终前画风突然改变。

“她原本很爱画公主，但后来画风变了。她画了很多云，云下着雨，云的底下站着一个人，而云的上面也有天使。”

洪玉萍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死亡对孩子来说，最恐怖的是要跟爸爸妈妈分离。女孩的画里，有天使在看着底下的人，就像是在说，不管我们会不会分离，我都会永远看着你。”

还有一次，女孩和家人一起创作“手掌

画”。女孩的妈妈原本想把手印盖在另一边，但她一直把妈妈的手拉回来，盖住自己的手印。

“妈妈当时就哭了。我们都没有说什么，但我们知道，她希望妈妈能永远牵着她的手。”

盼知道‘死后会变成什么样’

5岁癌童要求在黑暗中画画

临终癌童对死亡充满疑惑和恐惧，曾有5岁男童要求关上窗户、在黑暗中画画，希望知道“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”。

洪玉萍最早认识的病患中，包括一名患神经母细胞瘤的5岁男童。

洪玉萍记得，由于治疗过程漫长，还要做手术和化疗等等，男童一开始无法调节情绪，在艺术治疗过程中常指示洪玉萍“站在门口，不要靠近我”，甚至扔东西和弄坏画笔。

“但慢慢的，我们建立起感情，后来我了解到，他有很多担忧。他担心，妈妈会不会忘记他，也害怕说，人死后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有一次，男童要求把所有窗口关上，与洪玉萍在黑暗中画画。

“过了好久，他才告诉我说，他很希望有人告诉他，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还一直说对不起。他说，是不是因为他以前坏蛋、生气，所以才会死？”

洪玉萍也记得，男童当时用粘土做了很多石头，有些石头有笑脸，有些的表情则不太开心。男童后来形容，原本用来砸人的石头，如今成了会哭会笑的石头。

洪玉萍说：“艺术治疗，并不是由我擅自去解释孩童的创作代表着什么，而是他们自己赋予的意义。这是他们的事。”

康复童画超人 恢复上学勇气

即使是康复后的癌童，也会在回校后面对适应障碍，不知道如何面对同学和眼光。洪玉萍分享，曾有孩童通过画超人，慢慢恢复上学的勇气。

洪玉萍解释，癌童即使治疗结束后，身体也可能留下疤痕或是脱发。“他们的体力也没有完全恢复，需要搭电梯，那同学就可能问‘你都可以走路，为什么要搭电梯？’”

担心被取笑 对校园生活感压力

尽管同学的问题没有恶意，但孩童也许不知如何应对，或是担心被人取笑，因此对校园生活感到压力。

“我记得，有个9岁男生，每个星期都会画不同的超人，画了好几个月。有些超人是具有攻击性的，有些超人则注重防御能力。虽然他没有提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，但在画画的世界里，他找到了自己的超人，能自己保护自己。”

洪玉萍说，许多人对艺术治疗存在迷思。“他们会问，孩子画这个代表什么、画那个又代表什么。其实，这主要是满足大人的好奇心，对孩子来说，创作不一定要代表什么，大人也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强加意义。”

“此外，艺术治疗不可以独立进行，一定要配合医院的生理治疗，两者同步进行，才会有针对性。”